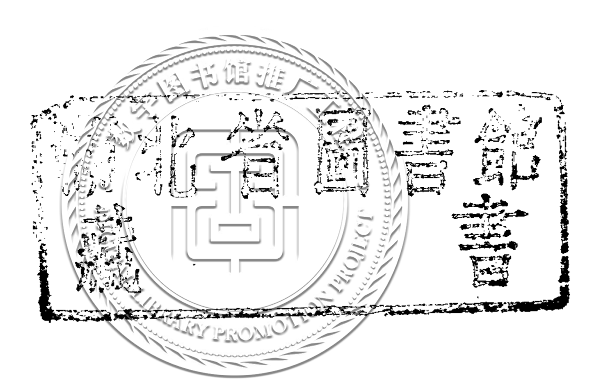
會稽郡故書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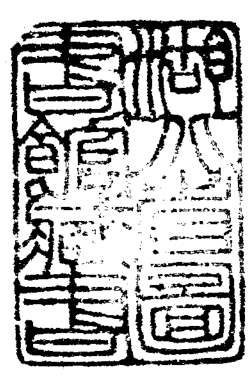
魯迅三十年集

1

會稽郡故書雜集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魯迅先生全集序

「行山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不暇；」有這種環境，所以歷代有著名的文學家美術家，其中如王逸少的書，陸放翁的詩，尤爲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時期，爲舊文學殿軍的，有李越縵先生，爲新文學開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卽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本受清代學者的濡染，所以他雜集會稽郡故書，校嵇康集，輯謝承後漢書，編漢碑帖，六

朝墓誌目錄，六朝造象目錄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學，酷愛美術，故不爲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發展，例如科學小說的翻譯，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輕視小說之習慣；又金石學爲自宋以來較發展之學，而未有注意於漢碑之圖案者，魯迅先生獨注意於此項材料之搜羅；推而至於引玉集，木刻紀程，北平箋譜等等，均爲舊時代的考據家賞鑑家所未曾著手。

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但彼既博覽而又虛衷，對於世界文學家之作品，

有所見略同者，盡量的迻譯，理論的有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之藝術論等；寫實的有阿爾志跋綏夫之工人綏惠略夫，果戈理之死魂靈等，描寫理想的有愛羅先珂及其他作者之童話等占全集之半，真是謙而勤了。

「借他人之酒盃，澆自己的塊壘，」雖也痛快，但人心不同如其面，環境的觸發，時間的經過，必有種種蘊積的思想，不能得到一種相當的譯本，可以發舒的，於是有創作。魯迅先生的創作，除墳，吶喊，野草數種外，均成於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

體除小說三種，散文詩一種，書信一種外，均爲雜文與短評，以十二年光陰成此許多的作品，他的感想之豐富，觀察之深刻，意境之雋永，字句之正確，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當的，他就很自然的寫出來，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學力！

綜觀魯迅先生全集。雖亦有幾種工作，與越縵先生相類似的；但方面較多，蹊徑獨闢，爲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然歟否歟，質諸讀者。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一日蔡元培

魯迅三十年集總目錄

11. 華蓋集
12. 華蓋集續編
13. 彷徨
14. 小說舊聞鈔
15. 故事新編
16. 朝花夕拾
17. 而已集
18. 三閒集
19. 唐宋傳奇集
20. 漢文學史綱要



會稽郡故書雜亼

目錄

序

會稽郡故書雜集者，蒐史傳地記之逸文，編而成集，以存舊書大略也。會稽古稱沃衍，珍寶所聚，海嶽精液，善生俊異，而遠於京夏，厥美弗彰。吳謝承始傳先賢，朱育又作土地記。載筆之士，相繼有述。於是人物山川，咸有記錄。其見於隋書經籍志者，雜傳篇有四部，三十八卷，地理篇二部，二卷。五代雲擾，典籍湮滅，舊聞故事，殆尟孑遺。後之作者，遂不能更理其緒。□□幼時，嘗見武威張澍所輯書，於涼土文獻，撰集甚衆。篤恭鄉里，尙此之謂。而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後賢爲之綱紀。乃挪就所見書傳，刺取遺篇，絫爲一袠。中經游涉，又聞明哲之論，以爲夸飾鄉土，非大雅所尙。謝承虞預且以是爲譏於世。俛仰之閒，遂輟其業。十年已後，歸於會稽。禹句踐之遺迹故在。士女敖嬉，睋睨而過，殆將無所眷念。曾何夸飾之云！而

士風不加美。是故序述名德，箸其賢能，記注陵泉，傳其典實，使後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其所造述雖多散亡，而逸文尙可攷見一二。存而錄之，或差勝於泯絕云尒。因復撰次寫定，計有八種。諸書衆說，時足參證本文，亦各最錄，以資省覽。書中賢儁之名，言行之迹，風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遺。舍此更不可見。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於故。第以寡聞，不能博引。如有未備，覽者詳焉。太歲在閼逢攝提格九月既望會稽□□□記。

謝承會稽先賢傳

傳序

隋書經籍志，會稽先賢傳七卷，謝承撰。新唐書藝文志同。舊唐書經籍志作五卷。侯康補三國藝文志云：御覽屢引之。所記諸人事，多史傳之佚文。嚴遵二條，足補後漢書本傳之闕。陳業二條，足以證吳志虞翻傳注。吉光片羽，皆可寶也。今撰集爲一卷。承字偉平，山陰人。吳主孫權時，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見吳志謝夫人傳。

會稽先賢傳一卷

謝承撰

嚴遵

光武詔嚴遵范曄後漢書逸民傳嚴光一名遵字子陵會稽餘姚人沈欽韓疏證云董斯張曰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詣行所。遇蜀郡獻橘栗。上賜公卿以下，各以手所及取之。遵獨不取。上曰：不敢取者誰？遵對曰：君賜臣以禮，臣奉君以忠。事類賦注二十七引作恭今賜無所主，臣是以不敢取。御覽九百六十四又九百六十六

董昆

董昆字文通，書鈔七十九引會稽先賢像讚云餘姚人爲大農帑丞。坐無完席。御覽七百九十九引謝承後漢書書鈔一百三云董昆初爲司農帑丞得遷鉅鹿太守載三車錢穀所出給見在券辟臣自薦論者咸爲主內寶食稅外求盧名連車重載此必不空詔書后覆大司農帑藏錢穀前主者有出入徵見昆討板

悉載三車制諸宮無它物章帝嘉之擢爲楚郡太守案此文譌奪甚多無以審正今第依錄尙得見其大略

沈勳

沈勳字子異，徵調南宮祭酒。御覽引作徵詣南宮賜酒拜尙書令。持節臨辟雍，名冠百僚。書鈔五十九御覽二百十案勳山陰人嘉泰會稽志七云光相寺在府西北三里三百七步後漢太守沈勳公宅萬歷志云相傳卽西寺又云沈勳桓帝延熹中會稽太守

淳于翼

淳于長通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會稽典錄云淳于翼字叔通年十七，說宓氏易經，洞貫內事萬言。兼春秋。鄉黨稱曰聖童。御覽三百八十五案翼上虞人桓帝時爲洛陽市長袁宏後漢紀云度尙爲上虞長縣民故洛陽市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尙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卽相見主簿白還不聽停車待之翼晡乃見尙尙宗其道德極談乃退

茅開

茅開字季闓，餘姚人。爲督郵，平決厭衆心。嘗之部，歷其家，不入門。當路向堂朝拜。府君

益善之。御覽二百五十三

陳業

陳業字文理。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云上虞人 郡守蕭府君卒，業與書佐魯雙奉禮送葬。雙道溺於水。業因掘泥揚波，援出其尸。御覽四百二十一

業兄渡海，復見二字御覽引有 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十六人。御覽引作乃五六人廣記引作五六十人 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歆血，御覽引作飲血一作得血者 餘皆流去。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十六又四百二十一廣記一百六十一

闞澤

吳侍中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案吳志有傳 在母胎八月，而叱聲震外。年十三，夜夢名字炳然，縣在月中。後遂昇進也。御覽三百九十八又四百又三百六十事類賦注一

賀氏

賀本慶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吳。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禍。王子慶忌，挺身奔衛。妻子迸度瀾水，隱居會稽上。越人哀之，予湖澤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慶氏，名其田曰慶湖。今爲鏡湖，傳譌也。安帝時，避帝本生諱，改賀氏，水亦號賀家湖。賀鑄慶湖遺老集序，寶慶會稽續志四　案晉書賀循傳云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今鑄集所引云出家牒疑當在賀純傳中

虞預會稽典錄

典錄序

隋書經籍志，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預撰。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同。預字叔寧，餘姚人。本名茂，犯明帝穆皇后諱，改。初爲縣功曹。見斥。太守庾琛，命爲主簿。紀瞻代琛，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大興中，轉琅邪國常侍，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中，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假歸，太守王舒，請爲咨議參軍。蘇峻平，進封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於家。撰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見晉書本傳。典錄，宋史藝文志已不載，而宋人撰述，時見稱引，又非出於轉錄。疑民間尚有其書。後遂湮昧。今掇緝逸文，尚得七十二人。略依時代次第，析爲二卷。有慮非本書者，別爲存疑一篇，坿

於末。

會稽典錄卷上

虞預撰

范蠡

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越絕外傳紀策考云生於宛橐或伍之虛)被髮(二字御覽引有)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遊三戶之里，下車謁蠡。蠡不爲禮。種還館，復遣使奉謁。蠡默而不言。(已上六句史記正義引作遣吏謁奉今据書鈔引補)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書鈔御覽引並作聖賢)之資，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越絕外傳記范伯云謂大夫種曰二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窮人觀者，聾聽之矣。(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正義書鈔九十八又三十四御覽四百七十四)

吳王使王孫雄謂范蠡曰：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虐者不祥。今吾稻蟹無遺

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御覽四百九十二

計倪

越王近侵於強吳，遠愧於諸侯，乃脅諸臣而欲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而有功？羣臣未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者！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手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原作大夫，據越絕外傳計倪改不能也！王曰：何謂也？倪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人所重也，豈不難哉！御覽四百六十九　史記貨殖列傳集解云：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名研。又索隱云：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案意林引范子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不肖自顯，諸侯陰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未嘗仕越，與計倪慮非一人。

宋昌

昌，宋義孫也。史記孝文本紀索隱　案史惠景閒侯者年表云：壯武侯宋昌以家吏從高祖起山東，以都尉從之滎陽，食邑。以代中尉勸代王入，驂乘至代邸，王率爲帝，功侯千四百戶。詳見孝文本紀。又林寶元和姓纂云：宋昌爲漢中尉，始居西河介休。

鄭吉

鄭吉（漢書本傳云會稽人今案會稽山陰人也范曄後漢書鄭弘傳注引謝承書云弘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鎮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效，乃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撫循外蠻，宣明威信，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御覽二百）

陳囂

陳囂字子公，山陰人也。（御覽四百十五）囂與民（一作明）紀伯爲鄰。伯夜竊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益伯。伯覺之，慚懼。既還所侵，又卻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御覽一百五十七又四百九十一）

同郡車嫗，年八十餘，無子。慕囂仁義，欲求寄命。囂以車嫗有財，未敢便許。乃咨於長者。

長者僉曰：甚宜。嚣遂迎嫗。朝夕定省，如其所親。出家財以供肴膳。嫗以壽終。嚣殯斂畢，皆免其奴，令守嫗墓，財物付與。嫗內外衣服不入殯者，以備槨中。制服三月。由是著名，流稱上國矣。（御覽四百十五）

宗正劉向，黃門侍郎楊雄，薦嚣待義，可厲薄俗。孝成皇帝特以公車徵。嚣時年已七十。每朝請，上每待以師傅之禮。（御覽四百七十四　書鈔五十六引謝承書云賜几杖入朝不趨贊事不名以病乞骸骨以大夫位終）

嚴光

嚴光一名遵，（御覽四百九十八）字子陵，與世祖俱受業長安。（御覽九十引作受學結好）建武六年，下詔徵遵。（御覽九十引云建武元年徵光　玉海一百五十九引作五年）設樂陽明殿，命宴會，論故舊累日。拜為諫議大夫。（二句据御覽九十又四百九十八引補）莫嘗宿。遵以足荷上。（御覽引作以足加帝腹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座甚急。（二字御覽引有）明旦，太史以聞。上曰：此無異也。昨夜與故人（二字御覽引有）嚴子陵俱臥耳。（藝文一書鈔十一又一百五十二）

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裾，持鹿扇，住立不動。天子下車，揖而別。（御覽四百七十四）

鍾離意

郡署意，字子阿，山陰人，北部督郵。烏程男子孫常，常弟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歲饑，常以稍米粟給烈妻子，輒追計值作劵，沒取其田。烈兒長大，訟。掾史議皆曰：烈孫男兒遭飢，常賴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爲伯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稍以升合劵取其田，懷姦挾私，貪利忘義。烈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義也。請常俾烈妻子。于是衆議無以奪意之理。御覽六百三十九

意爲堂邑令。縣民房廣，范書云防廣 爲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房廣痛之，號泣於獄。意爲之悽惻。出廣見之曰：今欲出若，歸家殯斂。有義則還，無義則已。丞掾諫，以爲不可。意曰：不還之罪，令自受之。廣臨殯畢，即自詣獄。以狀表上。詔減死一等。御覽六百四十三 初學記二十

意爲尚書僕射時，匈奴有降者，詔賜縑三百匹。尚書郎暨鄴誤以三千匹賜之。上大怒，鞭鄴殿下，重痛時死。意且排閤入，諫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左衽之徒，稽首來服。蓋聞刑疑從輕，賞疑從重。今陛下以鄴賞誤，發雷霆之威。海內謂陛下貴微財而賤士命也。

（御覽六百四十九書鈔五十九引意別傳云明帝以意陳合大義志損怒辨赦太官掾賜酒藥詔謂意曰非鍾離尙書朕幾誤降威於此郎）

鄭弘

鄭弘字巨卿。（御覽四百三范書本傳云字巨君山陰人）

弘爲縣宰，又（當作靈文）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見弘問民之得失，深異之也。（書鈔七十九）

弘爲靈文鄉嗇夫。（一作守陽羨郡）鄉民有弟用兄錢者，爲嫂所責，未還。嫂詣弘訴之。弘賣中單（原注即今之汗衫也）爲叔還錢。兄聞之，慙愧，自繫於獄。遣其婦（一作婢）齎錢還弘。弘不受。（御覽四百三又六百九十一又四百九十一）

弘爲郡督郵，上計吏。時計掾句章任尙，居素溫富，乘鮮車，駕肥馬。弘恆在後。尙輒罵弘，無慍容。弘尙在京師游學還郡，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弘無不對，而尙不知出。又問弘：掾行道數相折辱，何以不答？弘謝曰：過奉顯使，無光國之美，馬羸行遲，掾恐失期賀，以相催促，自是其宜。愚聞兩虎共鬬，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爲無益。故不敢答。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不能也。（御覽四百三）

弘爲鄮令。魯國當春，霜隕殺物，鄮縣獨無霜也。書鈔七十八 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郡國被害。過鄮不集。郡以狀上。詔書以爲不然。自朕治京師，尚不能攘蝗。鄮令何人，而令消弭！遣案驗之。藝文一百　范書本傳注引謝承書云　遣使案行如言也

鄭弘遷臨淮太守。范書本傳云遷淮陰太守劉攽曰漢無淮陰當是淮陽時未爲陳國也惠棟後漢書補注九云虞預樂史皆云弘爲臨淮太守劉攽臆說以爲當作淮陽非也今案藝文類聚九十五引謝承書亦作臨淮也郡民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戶御覽作廬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藝文九十二御覽九百二十一

弘拜尚書令。原奪此字據范書本傳補舊典，郎秩滿，補縣長，令史爲丞尉。弘奏以爲：臺職位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使郎補縣令，令史爲長。二字御覽引作焉上從其議。自此爲始。藝文四十八御覽二百十二

盛吉

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徒虞延辟西曹掾。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贓罪徵詣廷尉。前後考驗，歷不服。明帝下三府，遣精能掾吏，更就彈劾。吉到詔獄，但敕主者供湯沐飲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融桎梏，安徐以情實告君。若無贓強見誣枉，宜具列辭，當相伸理。如審有罪，不

得誣罔國家。融感吉意，即移辭首服。御覽六百四十二

吉歷司，徒職方，拜侍御史，一月而遷中丞。書鈔六十二

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性仁多恩書鈔引作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夜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已上亦見書鈔三十九御覽二十事類賦注五李瀚蒙求注中妻常謂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已上亦見藝文四十九御覽二百四十一又六百四殃及子孫。所當平決，若無繼嗣，吉令其妻妾得入經營，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有恩。御覽二百三十又四百九初學記十一十二

孟英

孟英字公房，上虞人，為郡掾吏。王憑坐罪，未應死。太守下縣殺憑。憑家詣闕稱冤。詔書下州檢拷英，英出定文書，悉著英名。楚毒慘至，辭色不變。言太守病，不關衆事。英以冬至日入占病，因竊印以封文書，下縣殺憑，非太守意也。繫歷冬夏，骨肉皆消爛，遂不食而死。御覽四百二十

孟嘗

孟嘗（案嘗字伯周上虞人范書循史篇有傳）仕郡戶曹史。上虞有寡婦雙，養姑至孝。姑卒病亡，其女言縣，以雙殺其母。縣不斷理，結竟言郡。郡報治罪。嘗諫以爲：此婦素名孝謹，此必見誣。固諫，不聽。遂具獄文書，哭於府門。後郡遭大旱三年，上虞尤甚。太守殷丹，下車訪問。嘗具陳雙不當死。誅姑女，改葬孝婦。丹如言。天應時雨注。（御覽六百四十五）

梁宏

梁宏，句章人也。太守尹興，召署主簿。是時楚王英謀反，忠疏天下牧守謀發，興在數中。徵詣廷尉。宏與門下掾陸續等，傳考詔獄，掠毒慘至，辭氣益壯。（御覽六百四十九）

鄭雲

雲字仲興，句章人也，學韓詩，公羊春秋，爲主簿。後以劉寵事，獄死。郡以狀聞，旌表門閭。

乾道四明圖經五寶慶四明志八案圖經又云雲與梁宏皆爲主簿俱致終始之義州里稱之蓋本朱育述虞仲翔對王景興語當在育傳

謝夷吾

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也。御覽六百三十九案夷吾有傳在范書方術篇夷吾爲郡功曹吏。太守第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關啓。夷吾鞭功曹佐吏門闌，卒牽輿馬出之。收其人從，倫爲解之。良久乃已。六百[illegible]十九

爲荆州刺史，行部到南魯縣。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魯陽。上未見刺史班秩，有詔敕夷吾入，傳錄囚徒，見長吏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分推以其事。夷吾省錄囚徒。有亭長姧部民妻者。縣言和姧。上意以爲吏劫一作姧民，何得言和。觀刺史決，當云何。頃，一作須臾夷吾呵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職在禁姧。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一作長吏亭長罪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章帝歎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矣！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劍帶，敕之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功！御覽六百三十九又二百五十八

㚖吾轉下邳令，預自尅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漢末當（原作嘗，據范書本傳改）亂，有發掘露體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御覽五百五十六）

董昆

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少游學，師事潁川荀季卿，受春秋。治律，明達理法，又才能撥煩。縣長潘松署功曹史。刺史盧（當作虞）孟行部，垂念寃結。松以孟明察於法令，轉署昆爲獄史。孟到，昆斷正刑法，甚得其平。孟問昆：本學法令，所師爲誰？昆對：事荀季卿。孟曰：史與刺史同師。孟又問昆：從何職爲獄史？松具以實對。孟歎曰：刺史學律令，猶不及昆！召之署文學。（御覽六百三十八）

昆遷廷尉卿，持法淸峻，閉門不發私書。（書鈔五十三御覽二百三十一）

王充

王充字仲任（范書本傳云上虞人），爲兒童，不好狎侮。父誦，奇之。七歲，教書數。（御覽三百八十五）

趙曄

趙曄字長君，山陰人也。案曄有傳在范書儒林篇少爲縣吏，舉檄迎督郵。曄甚恥之。由是委吏，到犍爲，詣博士杜撫受韓詩。撫嘉其精力，盡以其道授之。積二十年，不還家。人爲之發喪制服。至撫卒，曄經營葬之，然後歸家。御覽五百五十六

董黯

董黯字孝治，句章人。家貧，採薪供養。得甘果，奔走以獻母。母甚肥。說隣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小。不孝子疾黯母肥，常苦辱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鳥獸助其悲號。喪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得免。御覽三百七十八又四百八十二藝文三十三寶慶四明志八云董黯字叔達仲舒六世孫也事母孝母疾嗜句章溪水遠不能常致黯遂築室溪濱板輿就養厥疾乃瘥比鄰王寄之母以風寄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入骨母死慟切枕戈不言一日斬寄首以祭母自白於官奏聞和帝詔釋其罪且旌異行召拜郎中不就由是以慈名溪以董孝名鄉今子城東南有廟舊志謂即其故居則黯本鄞人也虞翻謂爲句章人據其徙居慈溪言之案乾道四明圖經有唐崔殷撰董君碣不及此詳羅濬所言未測其本矣

高豐

高豐字文林，爲鄮縣獄。刺史虞孟行部，到旬日。鄮縣僻，敕鄮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林被文書，閉獄下籥，不肎送徒。自請見，曰：明使君秉法駕騑驂，銜命理寃，當縣縣而至。今乃遙召囚徒，欲省吏煩。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鄮縣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軒，迴輪向鄮。孟遂到鄮。御覽六百四十三

任光

光字景昇，鄮人，爲縣主簿。時海賊作孽，縣令朱嘉將吏人出戰於海渚。爲賊所射傷。賊突嘉前。光往，以身障蔽。力戰死。嘉獲免。寶慶志有此二字還邑出俸厚葬之。乾道四明圖經五 寶慶四明志八

黃昌

黃昌案昌字聖眞，餘姚人，范書有傳在酷吏篇爲蜀郡太守，密捕得盜師一人，悉使疏諸縣強盜，密往捕錄。

其諸小盜皆原其死，謫作棧道，以代民役。由是道不拾遺。獄至連年無有重囚。御覽六百四十三

初昌為州書佐。婦寍於家，遇賊。遂流轉入蜀為民妻。其子犯法，乃詣昌。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言當為二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妻。御覽三百七十二通典八十九虞駮議引風俗通云黃昌為蜀郡太守得所失婦便為正室使後婦下之

王修

修，句章人也。仕順帝時為揚州從事。圖經引作漢安二年為鄞縣令 軍變，殺歷陽太守伊曜。范書沖帝紀云建康元年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范容等於歷陽軍敗耀顯為賊所歿 修誓眾奔入賊營。取曜屍葬之。人服其義。寶慶四明志八乾道四明圖經五

楊喬

楊喬案喬字聖達烏傷人見范書楊璇傳注 為右丞。書鈔六十引謝承書云拜尚書侍郎轉左丞 詣南宮，取急案，條閣舊事於

複道中逢太常辛柔，（原作羊柔，據通典改）不避車。喬糾奏柔，以爲知丞，即應行，威儀有敍，九列外官，而公干犯，請廷尉治柔罪。詔勿治。以三月俸贖罪。（御覽六百五十一）

楊喬上諫曰：臣聞之，曾子扣舷易水，魚聞入淵，鳥驚參天。（書鈔一百三十七）

戴就

薛安爲揚州從事。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案范書就有傳在獨行篇）爲倉曹掾，受贓穢。刺史歐陽操遣安檢治，拷覆取實。安乃收就，拷訊五毒。（案范書本傳云：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云云。御覽刪節，遂當失其本末）乃以針刺就十手指甲，使令爬土，又燒鐵（范書云：鋘斧）令赤，使挾之肘腋，肉焦爛墮地。就乃取而食之，終無款伏。安乃覆就於船兩頭，（二字當衍）燒馬糞於船兩頭熏之。火滅，謂就已死。發船視之，乃張目謂其主者曰：公何不益糞添火，而使絕之，何也？主者乃報安。安大驚。遂引就共坐談論，乃解其事耳。（御覽六百四十九引後漢書，末注云：會稽典錄又載）

周規

周規字公圓，餘姚人。（三字見書鈔三十七）太守唐鳳命爲功曹。鳳中常侍衡之從兄。侍中官，專行貪㬥。規諫：明府以負薪之才，受剖符之任，所謂力弱載重，不惟顛蹶。方今聖治在上，不容秕政。明府以教人之職，行桀紂之暴。鳳怒，縛規，箠於閤內。鳳後果以檻車徵。（御覽四百九十三）規爲臨湘令。長沙太守丹陽徐祝，（御覽二百六十六引華嶠後漢書作程徐今案當作抗徐范書桓帝紀注引謝承書云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少爲郡佐史特遷長沙太守）二月行縣。以草穢，敕除道路。規以妨農作，時損夫力，拒而不聽。徐以責督郵。規遂棄官而去。（書鈔三十七又三十二華嶠書又云徐憮然有媿色遣功曹齎印綬檄書謝請還規謂功曹曰程府君愛馬蹏不重民力徑逝不顧）

陳脩

陳脩（一作修）字奉遷，（一作道）烏傷人。少爲郡幹，受韓詩，穀梁春秋。家貧，爲吏，常步儋上下。恆食乾糒。每至正臘，僵臥不起。同僚以飲食請，不肎往。（書鈔引作同僚飲食處請不往）其志操如此。（御覽三百九十三又三十三書鈔三十八兩引又一百四十六又一百五十五藝文十五）

遷豫章太守。性清潔恭儉。十日一炊，不然官薪。御覽四百三十一 書鈔七十五 計月受俸，受米不受錢。書鈔三十五 又七十八 廳事席薦，編絕不改，布被覆形，簞瓢蔬食。書鈔三十八 以郡風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稺，李贊數諮問。乃待以殊禮。御覽七百九 應廷育金華先民傳云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卒於官舍合浦民懷其惠護喪歸葬

沈勳

沈勳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盜穫其禾，勳見而避之。明日夜，更收拾送致其家。盜者慚懼。齎還，不受。御覽四百九十一 又八百三十九

淳于翼

淳于翼字叔通，除洛陽市長。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翼占曰：以蛇有鱗，甲兵之應也。開元占經一百二十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干寶搜神記云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兵京師也

魏朗

魏朗字少英，上虞人。(案朗范書在黨錮傳)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御覽四百八十三)

朗從太守行春，寢于閤外。感時志激，中夜長歎。府君朝問：昨歎息者誰？主簿曰：書佐魏朗也。府君由是知朗有淩雲之志。轉功曹佐。正旦，與掾吏上朝。時功曹史顧翕(一作龕書鈔作吳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非翕不敬。敕卒撤去。翕恚而不聽。以手毆卒。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鬬。府君曰：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御覽二百六十四又六百九十四書鈔三十七)

靈帝即位，竇武陳蕃等欲誅宦官。謀泄，反爲所害。朗以黨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舉、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於丹陽、牛渚自殺。海內列名八俊。(御覽四百三十八)

陳業

陳業少特操。沛國桓儼，當世英俊，避地會稽。聞業高節，欲與相見。終不獲，後儼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以係山陰白樓亭柱，（二字据水經漸江水篇注補）曰：從容養高，動靜履直，季世多艱，爰適樂土。側聞高風，飢渴語言。知乃深隱，邈然終時。求仁斯得，勤而無憾。齊蹤古賢，何其優哉！（藝文三十一）

駱俊

駱俊字孝遠，烏傷人。（吳志駱統傳注引謝承書云：俊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竝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爲之保障。出倉見穀，以贍貧民。鄰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損俸祿，給其衣食。民產有子，常敕主者厚致米肉。生男女者，輒以駱爲名。（御覽二百四十八又四百四十七書鈔五又三十九謝承書又云後袁術軍衆飢困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

陳宮

上見天下郡郎，制曰：文左武右。陳宮乃正中立。上問：此何郡郎，不從行詔？對曰：有文有武，未知所如。又問：何施？答曰：文爲顏氏春秋，武爲孫吳兵法。上擢拜大夫。書鈔五十六

虞國

虞國字季鴻，御覽引有此句國作固 少有孝行。爲日南太守，行惠政。事類賦注十九引有此句 常有雙雁宿止廳事上。每出行，輒飛逐車。既卒於官，雁逐喪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三御覽引作二 年乃去。藝文九十一御覽九百十七 案書鈔七十五引謝承書有虞因又有虞國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有陳國俱云還日南太守並是一人因轉寫而誤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一云會稽虞韶爲日南太守即翻之父也身死歸鄉有雙雁隨棺至會稽棲於墓三年乃去則又以爲虞歆案水經江水篇注云官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號曰西虞以其兄光居縣東故也是地即其雙雁送葬故處諸書並云虞國寰宇記當誤

虞歆

虞歆元和姓纂云秦有虞香十四代孫意自東郡徙餘姚五代孫歆歆生翻吳志翻傳注引別傳云云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字文肅，侯康三國志補注續云文肅當作文繡陳琳檄吳文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虞仲翔能貟析薪文選吳都賦注又作文秀今案曾子問祝聲三鄭氏注云噫歆驚神也則作肅近之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爲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歆碑不虛，獨全焉。書鈔一百二

盛憲子匡

盛憲字孝章五字亦見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李善注引初爲臺郎，常出游。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融時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因升堂見親。憲自爲壽以賀母。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今有弟，家國所賴，是以賀耳。融果以英才煒豔冠世。御覽五百四十二又四百九又四百四十四書鈔八十五

憲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

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文選有有字）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文選無此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于幽執，（文選作縶）命不期於旦夕，是（文選無此字）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持（文選作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文選作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文選作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據文選補）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文選無此字）因表不悉。由是徵爲騎（文選注無此字）都尉。制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吳志孫歆傳注 文選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並注）

徐弘

徐弘字聖通，爲汝陰令。縣俗剛強，大姓兼幷。弘到官，誅翦（藝文引作鉏）姦桀，豪右斂手。商旅路宿，道不拾遺。童（藝文作民）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藝文云爲汝陰）平刑罰，姦宄空。（御覽二百六十八，藝文十九）弘爲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子紡績，衣弊履空。鄉人嘉其高操。（書鈔三十八）

陳瑞

陳瑞字文象，世（御覽引有此字）爲縣卒。瑞謙恭敬讓，行惟敬謹。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捐額以謝之。（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二十三）

魏徽

魏徽字孔章，（三字書鈔引無）仕郡爲功曹吏。府君貴其名，（已上亦見書鈔七十七）重徽。每拜謁，常跪而待之。（御覽六百二十四）

皮延

皮延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遂以喪終。藝文九十二御覽九百十七作終喪

伍賤

餘姚伍賤，字士微，父爲倉監，失其官穀簿，頓罪至於死。賤爲執算，檢按相當。由是見異，號爲神童。御覽三百八十二

張京

張京從戎西州。軍罷，還歸，各給牛車。京同里寡母，與三子從軍。子各物故。見京還，不能自致，悲傷歔欷。京所載之。所字誤牛羸，道死。京入轅引輗，妻子單步。御覽四百二十一

會稽典錄卷下

周昕

昕字大明。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云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脩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吳志孫靜傳注靜傳云孫策定諸縣進攻會稽太守王朗拒於固陵策用靜說分軍夜襲高遷屯朗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

周喁

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喁。吳志孫堅傳注云喁字仁明周昕之弟也喁卽收合兵衆，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爲軍師。復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爲袁術所攻，喁往助之，軍敗，還鄉里，

爲許貢所害。吳志孫堅傳注 案魏志公孫瓚傳云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范書瓚傳又作周昕吳志孫靜傳注引獻帝春秋云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今據典錄所記並爲周喁蓋喁兄弟三人皆與孫氏爲敵故諸書記錄往往不能辨析也

丁覽子固

覽字孝連；案覽山陰人見吳志虞翻傳 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爲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闞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至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爲左御史大夫。孫皓即位，遷司徒。皓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吳志虞翻傳注 注又云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潭光祿大夫

徐陵子平

徐陵字元大，（案陵太末人見吳志虞翻傳）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位，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爲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當作靖吳志顧邵傳注引吳錄云卜靜字玄風吳郡人終於剡令）等爲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齔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效力，請平爲丞。稍遷武昌左都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爲盡力。初，平爲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爲他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吳志虞翻傳注）

虞翻

翻（吳志本傳云字仲翔餘姚人）說暠（本傳注引吳書云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暠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諭暠）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爲孝廉除害，惟執事圖之。』於是暠退。（吳志本傳注）

虞汜

汜字世洪，（吳志虞翻傳云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綝廢幼主，迎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休初卽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吳志虞翻傳注）

虞忠

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齔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吳志虞翻傳注 注又云忠子潭字思奥晉陽秋稱潭清貞有

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衞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虞聳

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己成，所毀依己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吳志虞翻傳注

虞昺

昺字世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昺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昺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吳志虞翻傳注

賀齊（子達 景）

（吳志本傳云齊字公苗山陰人）討建安賊洪明於蓋竹。（戴凱之竹譜注）景爲滅賊校尉，御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飭，爲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迕，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吳志賀齊傳注）

闞澤

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案吳志有傳）初，呂一（本傳作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原作烈 據本傳改）用彰其惡。吳王以問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遂從之。（御覽六百三十六）

吳範

吳範（吳志本傳云字文則上虞人）與鄱陽太守魏騰少相友善。騰嘗有罪，吳主怒甚，敢有諫者死。範

謂騰曰：「與汝偕死。」騰曰：「死無益，何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閤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肎曰：「必死，不可。」範曰：「汝有子邪？」原奪此字，据本傳補曰：「有。」「使汝爲吳範死，汝子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吳主大怒，欲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幷。良久，吳王意釋，乃免騰。御覽六百四十九

魏滕

滕吳志吳夫人傳注作騰，御覽作勝。盧明楷曰：騰與滕音同，勝則騰之譌耳。字周林，文選陳孔璋檄吳文作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逼，終不迴撓。吳志吳範傳注初爲孫策功曹，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吳太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公曹在公盡規，錢大昭三國志辨疑三云：公曹當作功曹，因下文公字而誤。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吳志吳夫人傳注，御覽二百六十四，事類賦注八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梁章鉅三國志旁證三十云：歷山當作歷陽，潘陽當作鄱陽，吳時無歷山縣潘陽縣也鄱陽太守。吳志吳範傳注

謝承 子崇 勗

承字偉平，案承山陰人見吳志謝夫人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弟勗，吳郡太守，竝知名。吳志謝夫人傳注

承遷吳郡督郵，歲穰，嘉禾六穗，生於部屬。初學記二十七

任奕

任奕，字安和，句章人也。為人兒寢，無威儀。御覽三百八十二 案奕以文章著稱見朱育傳有任子十卷見意林餘無可攷徐象梅兩浙名賢錄云任次龍名奕部將蔣秀請爲功曹謝去後歷官御史中丞是誤合任旭任奕爲一也旭臨海人見晉書隱逸傳

虞俊

餘姚虞俊案俊字仲明見邵員傳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

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吳志張溫傳注

邵員

邵員，字德方，餘姚人。與同縣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十餘年，俊至吳，與張溫朱據等會，清談干雲，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爲俊談。員聞而愧曰：「吾與仲明游居比屋，曾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御覽四百九十一

謝淵 兄咨

謝淵，字休德，山陰人。其先鉅鹿太守夷吾之後也。世漸微替，仕進不濟。至淵兄弟一時俱興。兄咨，字休度，少以質行自立，幹局見稱，官至海昌都尉。淵起於衰末，御覽五百十六少修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慼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書鈔六十四引已上三句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辯，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

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爲顯士。淵之力也。（吳志陸遜傳注）

鍾離牧（子盛 徇）

牧（吳志本傳云：牧字子幹，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父緒，樓船都尉。兄駰，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齔時，號爲遲訥。駰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吳志本傳注 御覽五百十六）

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討撲。（本傳云：赤烏五年從郎中補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以疾去職。（吳志本傳注）

牧之在濡須，（本傳云：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出爲監軍使者，討平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平五谿，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

育謂牧口恨於策爵未副，因爲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肎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況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難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爲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爲秦王幷兼六國，恐授事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劒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大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爲常（當有讒奪）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吳志本傳注）

朱育謂鍾離牧；『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有可圖。今騎無從出，而有進取之志，將何計？』牧曰：『大皇帝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然吳神鋒弩射三（御覽引有四字）里，

貫洞至四馬。御覽引作貫洞三四馬一作洞穿三馬騎敢近之乎？」御覽三百又三百四十八藪文六十

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爲尚書郎。弟衜領兵爲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與建平接。汲古閣本三國志作爲建平接嘉泰會稽志衜傳同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錢大昕諸史拾遺一云陳景雲曰建字衍因上有建平字而複出也留平見孫休傳平於永安六年以平西將軍率衆圍巴東數月乃還其經信陵者屢矣無云當城之者，不然衜計。復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衜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吳志牧傳注

卓恕

卓恕，字公行，上虞人。恕爲人篤信，言不宿諾。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雷電冰雪，無不必至。嘗從建業還家，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答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爲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座盡驚。御覽四百三十又四百九

朱育

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字嗣卿（潘眉三國志攷證八云：育字嗣卿，見唐書藝文志。）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隋書經籍志云：梁有異字二卷，朱育撰，亡。侯康補三國藝文志云：汗簡引朱育集字，或云集奇字，或云集古字，或云字略，蓋皆出此書也。）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豎英集引作羨）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集作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

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藝文九十六引謝承書云囂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者囂見避於艸中追以魚遺之盜慚不受自後無復取焉 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楊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案謂鄭弘 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之信。干寶搜神記云永平中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艸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縣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縣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璧有七何藏一邪伯叩頭出之 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林寶元和姓纂云後漢綦母俊爲會稽主簿因居焉歐大任百越先賢志二引黃恭交廣記云綦母俊會稽上虞人也少治左氏春秋永初中舉孝廉拜左校令出爲交阯刺史元初三年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連督州郡兵討之俊保障蒼梧乃往我行所向摧靡功當封賞上書歸功命使自謂致寇當誅安帝下詔美之 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論衡齊世篇云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擿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死卒不去又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謝承書云孟致字子鄮地臬六年爲府丞掾癱

書佐時太守鈌丞視事毗陵有賊丞討之未到縣道路逢賊吏卒迸散操刀楯與賊相擊丞得免難政死於路案地皇爲王莽年號當在孟英之先其後又有孟嘗爲漢循吏故范書本傳云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也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范書陸續傳云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事覺有太守尹興名乃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撓辭鄭雲已見上卷然謂獄死與此云引罪免居不同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鄮，原注莫侯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文選阮嗣宗勸進表注引謝承書云黃他求沒將投骸廢廷疑非一人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范書楊璇傳云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書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近故太尉上虞朱公案朱儁字公偉范書有傳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熏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錢大昕三國志攷異云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仲翔以爲會稽鄞人仲翔去西京未遠當得其實

（案晉書夏統傳載統對賈充問會稽土地人物亦云其人循循猶有黃公之高節與虞君說同陳留志所記姓名里居並出方士妄作不足据）絜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錢儀吉三國志證聞下云遵字君平豈於先賢之名亦有誤乎范史云一名遵亦惑於此語耳案錢氏蓋謂子陵當名光不名遵也然漢人往往有二名者無以決育之必誤）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會稽續志引作首）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鄞大里黃公至此已上亦見寶慶會稽續志七）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語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

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以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絜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案桓文下當有林字水經漸江水篇注云沛國桓曄避地會稽聞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後曄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亭柱而去范書桓榮傳云桓曄字文林一名嚴亦見上卷業傳比竟三高未詳官本三國志攷證云疑指上所引越王騭黃公嚴遵而言然與業行迹不類恐非）其聰明大略，忠直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案統字公緒吳志有傳）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汲古閣本三國志作爽）鄮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

榮。處士鄧盧敍，弟犯公憲，自殺乞代。 嘉定赤城志三十二云鄧盧敍居章安錢大昕三國志攷異三云城鄧非會稽屬縣當是鄮字之譌乾道四明圖經亦以爲鄮人惟盧作虞爲異二字形相涉正史因多舛誤圖經亦傳寫之本未能決其是非也 吳盜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 應廷育金華先民傳云斯敦烏傷人父偉爲廷尉失議當坐死敦叩闇泣血請以身代吳王嘉其孝赦偉罪仍旌其門俗因呼其葬處爲孝義墳 其女則松楊 當作松陽松陽今處州松陽縣也 柳朱、永盜瞿素， 官本三國志攷證云瞿一作翟案蓺文三十五引皇甫謐列女後傳云會稽翟素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靑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靑靑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爲賊復殺之初學記御覽引亦並作翟瞿字當誤 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尙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荊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 侯康後漢書補注續云宋書州郡志會稽東部都尉前漢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都尉徙治章安也朱育言陽朔以前徙章安其說未可信陽朔成帝年號章安則光武所置縣何得陽朔時已徙於此且章安郎治更名都尉既治冶矣奚容更徙當以沈志爲正至所謂初治冶又徙句章或亦可與沈志參觀也 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 案水經注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又元和郡縣志云永建四年陽羨令周喜山陰令殷重上書求分爲二郡並與育說異 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

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吳志虞翻傳注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又散見會稽三賦周世則注）

賀邵

賀邵，字興伯，山陰人也。（案吳志有傳注引吳書云邵賀齊之孫景之子）爲人美容止，（御覽一作姿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動靜有常。與人交，久而（藝文引作益）敬之。至在官府，左右莫見其洗沐。（二字御覽引一作跣）坐常著韈，希見其足。（御覽四百九又三百八十九又六百九十七書鈔一百三十六藝文七十）

夏方

夏方，字文正。（晉書孝友篇本傳云永興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一時死，凡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葬則扶棺哭泣。比葬，年十七。（本傳云十有七載葬送得畢）烏鳥集聚，猛獸乳其側。（御覽九百十四本傳又云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擧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夏香

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爲農夫。香挺然特立，明果獨斷。年十五，縣長葛君出臨虛星，會客飲宴，時郡遭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成王悔過，偃禾復起。先聖畏懼天異，必思變復，以濟民命。今始羅天災，縣界獨甚。未聞明達崇殷周之德，臨祭獨歎。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宜當還寺。』長郎罷會，身捐俸祿，以贍饑民。藝文一百

香門側有大井，旁設水甖。一作上有瓦盆里中兒童各競飲水。一作牛爭水共鬭。香預爲汲水，多置器甖，一作盆器由是無爭。專以德化。香至四節，先慶酌二親，退齋酒肴勞問里中父老，以此爲常。御覽四百三又四百九十六

有盜刈其稻者，香助爲收之，盜者慚，送以還香。香不受。藝文八十五御覽八百三十九

香歷任邑長，皆有聲績。會稽三賦周世則注

張立

張立之爲人剛毅，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爾不念詩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衞霍，將十萬，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御覽二百七十六

朱朗

朱朗，字恭明，會稽三賦周世則注云永興人父爲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諸縣，爲烏傷長陳頵所殺。朗陰圖報怨，而未有便。會頵以病亡，朗乃刺殺頵子。事發，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爲將。御覽四百八十三

案春秋之義當罪而誅不言於報匹夫之怨止於其身今朗父不法誅當其辜而朗之復讎乃及胤嗣漢季大亂教法不廢褒離經獲譽有慚德已豈其猶有美行足以稱紀傳文零散本末不具無以攷覈君之指所未詳也

唐庠

唐庠，字漢序。三國鼎峙，年興兵革。士以弓馬爲務，家以蹴踘爲學。於是名儒洪筆，絕而不續。御覽七百五十四

張詼

張詼，字彥承，上虞人也。與同鄉丁孝正相親。葬送過制，詼書難之曰：「吾聞班固善楊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飾終。夫倮以矯世，君子弗爲。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於當世，不亦優哉！」御覽五百五十六

虞倫

虞倫，字孝緒，餘姚人也。與駱璨爲彈冠之友。御覽四百九

曹娥

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藝文類聚七字引据

補

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於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娥年十四至此已上藝文御覽引竝作緣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自投於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尸俱出。（二句據陳元靚歲時廣記二十三引補事類賦注四引作數日抱父尸出范書本傳不載）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世說新語捷悟篇注藝文四御覽三十一嘉泰會稽志十四）

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艸。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後漢書本傳注）

孟淑

孟淑，上虞人也。父賓，中郎將。淑年十七，當出適，聘禮旣至，爲盜所劫。淑祖父操刃對戰，不敵，見害。淑思慕哀慟，憔悴毀形，以致盜由己，乃喟尒歎曰：「微淑之身，禍誠不生。以身害祖，苟活何顏？」於是遂自經而死。（御覽四百四十一）

彭山

彭祖所隱居之城。會稽三賦周世則注

驃騎山

張意，漢世祖時爲驃騎將軍。子齊方，四明志引作芳歷中書郎。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云中書郎魏吳始有之東漢止有尚書郎且少二字名齊芳之名不似當時人也曾隱於此山，因名。輿地紀勝十一寶慶四明志十六延祐四明志七

女几山

葛仙翁於女几山憑白桐木几，學道數十年，白日登仙。几化爲白麂。御覽引作白虎三腳兩頭，人往往見之。事類賦注十四御覽七百十

散句

呑舟之魚，不啖蝦蟹；熊虎之爪，不剝狸鼠。傅肱蟹譜上

江東五儁。史通採撰篇云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案晉書薛兼傳兼丹楊人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五又四百四十三引晉中興書五人皆與虞君同時則典錄所載且下及於竝世矣

會稽典錄存疑

陳囂

陳囂，字君期，京師諺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書鈔一百引典錄案山陰陳囂字子公已見上卷又朱育述虞翻對王朗問亦不云治詩疑有誤

沈豐

沈豐，字聖通，會稽烏程人。永平中，爲郡主簿，遷零陵太守。爲政愼刑重法，罪入詞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扑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亦不曓揚，有善必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在官七年，建初間，有紫芝甘露之瑞，論者以爲皆豐治化之應也。出歐大任百越先賢志三注云據會稽典錄楚紀參修案永建以前吳會雖未分而浙江以西士女典錄不載虞翻朱育對亦不及之歐氏蓋本謝承書及東觀記見藝文九十八御覽十二又二百六十引

非出典錄

賀純

賀純，字仲眞，會稽人。先慶氏也。少卽博極羣藝，十辟公府，三舉賢良，不至。後徵拜議郎侍中。時避安帝父諱，改姓爲賀。數陳災異，上便宜數十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徐州牧。齊中書令劭，皆其後也。出百越先賢志三注云据會稽典錄元和姓纂參修案姓纂云後漢慶儀爲汝陰令慶普之後也曾孫純避漢安帝父諱始改賀氏孫齊吳大將軍齊孫中書令劭典錄未見他書稱引唯范書李固傳注引謝承書與先賢志餘語多同疑卽歐氏所本

沈震

沈震，字彥威，烏程人。十歲遭飢荒。忽中夜有人告震曰：西籬下地中有米五十石，可供饔旦夕，卽掘之，果獲焉。御覽四百十一案御覽引此條次典錄虞國之後題云又曰沈震云云疑本是別書因其前闕失數行遂與典錄相附

鍾離岫會稽後賢傳記

後傳序

隋書經籍志會稽後賢傳記二卷，鍾離岫撰。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云，會稽後賢傳三卷，無記字。鍾離岫未詳其人。章宗源隋志史部攷證据通志氏族略以爲楚人。案元和姓纂云：「漢有鍾離昧，楚人。」鍾離岫撰會稽後賢傳，楚人者謂昧，今以屬岫，甚非。漢代以來，鍾離爲會稽望族，特達者衆，疑岫亦郡人，故爲邦賢作傳矣。今緝合逸文，寫作一卷，凡五人，仍依隋志題曰傳記。

會稽後賢傳記一卷

鍾離岫撰

孔愉

孔愉，字敬康。三字御覽引有晉書本傳云愉山陰人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湖東太守俱有名江左常至吳興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買而放於溪中。案餘干當作餘不寰宇記九十四云武餘不溪者其水清與餘杭不溪類也在武康縣東二十四里龜行至水，反顧白帖引作左顧與晉書本傳合視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應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藝文九十六白帖十三又九十八御覽九百三十一廣記一百十八

孔羣

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案晉書有傳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世說新語方正篇注

孔坦

孔坦，晉書孔愉傳云愉從子坦字君平遷廷尉卿。獄多囚繫，坦到官，躬執辭狀，口辨曲直，小大以情，不加楚撻。每臺司錄因，無所顧問，皆面決當時之事。初學記十二

丁潭

丁潭，字世康，山陰人。案晉書有傳吳司徒固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世說新語品藻篇注

謝仙女

貞女謝仙女者，謝承孫也。吳志謝夫人傳注引典錄云承子崇弟勗並知名吳歸命侯采仙女充後宮。仙女乃灸面服醇醯，以取黃瘦，竟得免。御覽三百六十五

賀氏會稽先賢像讚

像讚序

隋書經籍志會稽先賢像贊五卷，舊唐書經籍志作四卷，賀氏撰。新唐書藝文志云，會稽先賢像傳讚四卷。其書當有傳有讚，故舊唐志史錄集錄各著其目。又有會稽太守像讚二卷，亦賀氏撰。今悉不傳。唯北堂書鈔引先賢像讚二條，此後不復見有稱引，知其零失久矣。輒復寫所存傳文爲一卷。讚竝亡。賀氏之名亦無攷。

會稽先賢像讚一卷

賀氏撰

董昆

董昆，字文通，（書鈔三十四引云字文子）餘姚人也。清約守貧，幷日而炊，茹菜不厭。郡守第五府君，嘉其介名，署上計吏，舉察孝廉，爲天下之最。經史德行，稱第一也。（書鈔七十九又三十八）

綦毋俊

綦毋俊爲交州刺史，詔賜高山冠。（已上亦見御覽六百八十五俊作文後）絳三匹，擁節受決，臨難受命，立功討滅，（當作討賊）以報上心。（書鈔七十二）

朱育會稽土地記

土地記序

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篇，會稽土地記一卷，朱育撰。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作四卷，又削土地二字，入雜傳記類。世說新語注引土地志二條，不題撰人，蓋即育記。所言皆涉地理。意唐志以爲傳記者，失之。其書，唐宋以來，絕不見他書徵引。知闕失已久。所存逸文，亦寥落不復成篇。以其爲會稽地記最古之書，聊復寫出，以存其目。育字嗣卿，山陰人，吳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見會稽典錄。

會稽土地記一卷

朱育撰

山陰 邑在山陰，故以名焉。世說新語言語篇注 嘉泰會稽志十二

長山 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世說新語言語篇注

賀循會稽記

賀記序

隋書經籍志會稽記一卷，賀循撰。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不載。循字彥先，山陰人，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以陸機薦，召爲太子舍人。元帝爲晉王，以爲中書令。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司空，諡曰穆。見晉書本傳。

會稽記一卷

賀循撰

少康封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於此。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正義 寶慶會稽續志一

會稽山有禹井，去禹穴二十五步。謂禹穿鑿，故因名之。會稽三賦周世則注

石簣寶字記引作匱下同其形似簣，在宛委山上。吳越春秋云：在於二字記有九山東南，曰天柱山，號曰宛委。其巖之巔，記有此句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御覽作盤石今從記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篆其文。記有此句禹乃東巡，登衡山，殺白馬以祭之。記作血祭白馬因夢二字記有見赤繡文衣男子，自稱元夷倉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導水之方者，記作欲得山神書者我齋於黃帝之岳。記有巖之下三字禹乃齋三月，二字記有登石簣記作宛委山，果得其文。乃知四瀆之脈，百川之理，鑿龍門，通伊闕，果得其文至此已上記作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遂周行天下，記作巡行四瀆到名山大澤，召其神問之。二句記有使伯益疏而二字記有記之，名爲山海經。御覽四十七 寰宇記九十六

防風氏身長三丈，刑者不及。乃築高塘臨之。故曰刑塘。輿地紀勝十 嘉泰會稽志二 會稽三賦注

始寍

順帝永建四年，分上虞南鄉立。宋書州郡志

孔靈符會稽記

孔記序

孔靈符會稽記，隋書經籍志及新舊唐志皆不著錄。宋書孔季恭傳云：季恭，山陰人。子靈符，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大明初，自侍中爲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爲丹陽尹，出守會稽。又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景和中，以迕近臣，被殺。太宗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諸書引會稽記，或云孔靈符，或云孔曄。曄當是靈符之名。如射的諺一條，御覽引作靈符，寰宇記引作曄，而文辭無甚異。知爲一人。藝文類聚引或作孔皐，則皐字傳寫之誤。今亦不復分別。第錄孔氏記爲一篇。其不題撰人者，別次於後。

會稽記一卷

孔靈符撰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會稽郡記

郡有禹穴。案漢書司馬遷傳云：上會稽，探禹穴。又有禹井。御覽五十四

城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越時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二層臺以望雲。御覽四十七

城西北二十里，有重山。東爲大司馬滕公冢。山下路，猶謂之滕侯塚也。書鈔九十四

重山，大夫種墓。語譌，成重山。南有白樓亭，御覽引無此句 漢江夏太守宋輔，於此 御覽作於山南 立學校教授。已上亦見御覽四十七末云今白樓亭處是也又寰宇記教授下有又郡國志云五字 沛國桓儼 寰宇記作嚴 避地至會稽，聞陳業賢，往候之。不見。臨去，入交洲留書繫白樓亭柱而別。嘉泰會稽志九 寰宇記九十六

會稽山在縣東南。其上，石狀似覆釜。禹夢元夷倉水使者，卻倚覆釜之上是也。今禹廟在其下。秦始皇嘗配食此廟。御覽四十一

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石匱。（路史·後紀十二引作石簣，下同）壁立干雲，有懸度之險。升者累梯然後至焉。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乃躋於此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藝文八）

秦望山在州城正南。（文選顏延年和謝監詩注又沈休文齊故安陸王碑文注）為衆峰之傑。入境便見。（寰宇記九十六）扳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甚高木。當由地迥多風所致。（水經漸江水篇注引記）昔秦始皇登此，使李斯刻石。其碑見在。（藝文八）

亭山

晉司空何無忌臨郡，起亭山椒，極望巖阜，基址猶存，因號亭山。（御覽四十七）

孔愉為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為宅居之。（見兩浙金石志五未詳所本）

永興縣東北九十里，有余山，傳曰：是塗山。案越書，禹娶於塗山。塗山去山陰五十里。檢其里數，似其處也。（藝文八）

縣東南十八里有射的山。東高巖臨潭。有射的石，遠望有白點。（已上二句依御覽四十七會稽三賦周世則注引補）的的如射侯，形甚圓明，視之如鏡。（已上二句依御覽四十一又四十七引補）射的之西，（御覽引作山半）有石室。壁方三丈，謂之射堂。傳云：羽客之所游憩。土人常以此占米穀（寰宇記引作穀食）貴賤。射的明，則米賤；闇則

米貴。諺曰：射的白，斛一百；射的玄，斛一千。（藝文八寰宇記九十六）

射的山南，（御覽引作西南）水中（御覽引有二字）有白鶴山。鶴爲仙人取箭，曾刮壤尋索，遂成此山。（御覽引有此二句亦見藝文八）漢太尉鄭弘，少貧賤，以采薪爲業。嘗於山中得一遺箭。羽鏃異常，心甚怪之。（少貧至此已上後漢書注引作嘗采薪得一遺箭今据御覽四十七引補）頃之，有人覓箭。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莫北風。後果然。（已上亦見御覽四百七十九事類賦注八）故若邪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也。（後漢書鄭弘傳注嘉泰會稽志六）亦名樵風。（會稽三賦周世則注）

射的山西南，有白鶴，爲仙人取箭，因號箭羽山。（會稽三賦周世則注）

縣東北六十里，有土城山。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諸暨羅山賣薪女西施，鄭旦。先教習於土城山。山邊有石，云是西施瀚紗石。（藝文八御覽四十七）

銅牛山舊傳常有一黃牛出山巖食艸。采伐人始見，猶謂是人所養。或有共驅蹙之。垂及，輒失。然後知爲神異。（御覽四十七嘉泰會稽志九）

永興縣東五十里，有洛思山。漢太尉朱儁爲光祿大夫時，遭母哀，欲卜墓此山。將洛下冢師歸，登山相地。冢師去鄉既遠，歸思常深。忽極目千里，北望京洛，遂縈咽而死。葬山頂。故

以爲名。御覽四十七 嘉泰會稽志六

牛頭山 臨江，山在縣東南。水陸幷行二十里。其山北，江水迴流，舟行信宿，猶未經過。說者云：牛頭，苧羅，一日三過。寰宇記九十六

北幹山 許詢家於此山之陽。會稽三賦周世則注

許玄度巖 徵士高陽許詢幽居之所。寰宇記九十六

上虞縣有龍頭山，山上有蘭峯。峯頂盤石，廣丈餘。葛洪學仙，坐其上。御覽四十七

餘姚縣南百里，有太平山，山形似繖，四角各生一木。木不雜糅。三陽之辰，花卉代發。藝文

縣南有三字依寰宇記九十六引會稽地記補 四明山。高峯軼雲，連岫蔽日。初學記五 剡錄二

雞壁山 山有虞國墅，襟帶山溪，表裏疇苑。洛陽人來，云：巖園天勢，具體金谷。郗太宰遍游諸境，棲情此地。每至良辰，攜子弟游憩。後以司空臨郡，遂卜居之。嘉泰會稽志六

延祐四明志七 八

虞國，餘姚人。漢時爲日南太守，有惠政。行部，有雙雁隨軒翔舞，及還餘姚，寶慶會稽續志一引作秋

還家，滿雁亦隨歸。國卒，雁棲於墓側。後遂成羣。今餘姚有雙雁鄉。會稽三賦周世則注 嘉泰會稽志六

靈緒山　山有三足白麃。昔虞翻嘗登此山，水經注漸江水篇云登赭山也 望四郭，誡子孫曰：可留江北居，後世祿位，當過於我，聲名不及爾。然相繼代興，居江南，必不昌。今諸虞氏由此悉居江北也。嘉泰會稽志六

餘姚江源出太平山東，至浹江口入海。藝文八

剡縣治本在江東。吳賀齊爲剡令，移理今所。寰宇記九十六 嘉泰會稽志十二 剡錄一

剡縣西七十里，有白石山。上有瀑布，水懸下三十丈。巖際有蜜房，採蜜者以葛藤連結，然後得至。御覽四十七

剡縣有嵊山。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

諸暨縣西北有烏帶山。其上多紫石。世人莫之知。居士謝敷少時，經始諸山，往往遷易，功費千計，生業將盡。後游此境，夜夢山神語之曰：嘗以五千萬相助。覺甚怪之。旦見主人牀下有異石，色甚明澈。試取瑩拭，乃紫石也。因問所從來。云：出此山。遂往掘之。果得其利不貲。御覽四十七 事類賦注七

諸暨縣北界有羅山。越時，西施，鄭旦所居所。有方石，是西施曬紗處。今名紵羅山。已上亦見

書鈔一百六十引紵作苧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孫興公爲文，王子敬所書也。御覽四十七、嘉泰會稽志六引末三句

始寧縣有壇釃山。相傳云：仙靈所釃集處。山頂有十二方石。石悉如坐席許大，皆作行列。御覽四十七

始寧縣西南有嵊山。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

天台山舊居五縣之餘地。五縣者，餘姚、鄞、句章、剡、始寧也。文選孫興公游天台山賦注、御覽四十七

赤城山土御覽作赤，選注作名，疑當作石，今從寰宇記色皆赤。巖岫連沓，狀似雲霞。懸溜選注作霤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絕。山谷絕澗，崢嶸無底，長松蔓藟，幽藹其上。御覽四十一、文選孫興公游天台山賦注、寰宇記九十八、輿地紀勝十二

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徑，纔容數人。文選孫興公游天台山賦注

赤城山內則有天台、靈嶽、石紀勝作玉室、瑤臺。藝文七、白帖六、御覽四十，臺作堂；紀勝十二

陳音山。昔有善射者陳音，越王使簡士卒，習射於郊外。死因葬焉。今開二字志引作其冢壁悉志作猶畫作騎射之象。嘉泰會稽志六引上二句因以名山。御覽四十七、事類賦注七

顏烏會稽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墳。羣烏銜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縣。歐大任百越先賢志四

志三又云徐栩字敬卿會稽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明遷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野無遺艸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奏栩他事栩去官蝗即日至刺史媿謝令還邑蝗即去後爲長沙太守案由拳漢順帝時已屬吳郡孔記不當有歐氏誤也

雷門上有大鼓，圍二丈八尺，聲聞洛陽。孫恩之亂，軍人斫破。有雙白鶴飛出。後不鳴。寰宇記九十六嘉泰會稽志十三已下並引會稽記不著撰人名

塗山禹廟始皇崩，邑人刻木爲像祀之，配食夏禹。後漢太守王朗，棄其像江中。像乃泝流而上。人以爲異。復立廟。嘉泰會稽志六輿地紀勝十東海聖姑，從海中乘石船，張石帆至。二物見在廟中。嘉泰會稽志十三引此二句又有周時樂器，名錞于，會稽三賦周世則注亦引此句銅爲之，形似鐘，有頸映水。用芒莖拂之，則鳴。宋武帝修廟，得古珪。梁武初修之，又得青玉印。御覽四十七寰宇記九十六會稽三賦周世則注引末二句案此非孔記

白樓亭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世說新語賞譽篇注

高遷亭漢議郎蔡邕避難宿於此亭，仰觀椽竹，知有奇響。因取爲笛。遂以爲寶器。寰宇記九十六

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泄湖灌田。如水多，則開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隄塘周迴五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餘頃。御覽六十六案宋時無會稽縣此非孔記或後人有所增改

創湖之始，多淹塚宅。有千餘人怨訴於臺。臻遂被刑於市。及臺中遣使按鞫，總不見人。驗籍，皆是先死亡人之名。御覽六十六寰宇記九十六嘉泰會稽志二又六

百官者，丹朱案當云百官從舜于此。會稽三賦周世則注

赤堇山 昔歐冶造劍於此山，云涸若邪而採銅，破赤堇而取錫。寰宇記九十六寶慶四明志十四

餘姚城 吳將朱然爲令時所築。嘉泰會稽志十二

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采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游鄮縣，下眞舍利，起塔鎭之。育王與諸眞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紀勝引作不及一時俱墮，化爲烏石。石猶人形。釋道宣三寶感通錄一釋道世法苑珠林三十八至今鄮名塔墅，嶼名烏石。輿地紀勝十一

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卽舜所生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舊記

禹葬茅山，有聚土平壇，人工所作，故謂之千人壇。嘉泰會稽志十八云史記正義引舊記

諸暨東北一百七里有古越城 越之中葉，在此爲都。離宮別館，遺基尙在。悉生豫章，多在門階之側，行伍相當，森聳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鐘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三寶感通錄一引地記

句章縣東北百四十里有沙塘道 秦始皇追安期先生於蓬萊，至□而息。故此塘道至今宛然。三寶感通錄一

引地記

鄮縣濱多石華。（御覽九百四十二引會稽地理記）

昔葛洪（與地紀勝十作葛玄）隱於蘭芎山。後於此仙去。所隱几，化爲生（當作白）鹿而去。此山今有素鹿三腳。此鹿若鳴，官必有殿黜。（寰宇記九十六引會稽錄。案唐書藝文志有乾寧會稽錄一卷，記董昌事，乃別一書。此疑會稽記之誤）

夏侯曾先會稽地志

地志序

夏侯曾先會稽地志，隋書經籍志及新舊唐志皆不載。曾先事迹，亦無可攷見。唐時撰述已引其書，而語涉梁武，當是陳隋間人。

會稽地志一卷

夏侯曾先撰

南面建山萬里，北帶滄海千里，寰宇記九十六引夏侯曾先吳地志　案吳字衍

射的山北有石壁，高數十丈。中央稍紆，狀如張帆；下有文石，狀如鶴人，亦謂之石鶴山。會稽三賦周世則注一名石帆。嘉泰會稽志九

射的山北有石帆，壁立臨水，御覽引作川漫寰宇記引作通御覽作湧石互寰宇記引作魚山，遙望芃芃，有似張帆。又名玉笥山，又名石簣山。已上亦見初學記八下有縣巖名爲射堂。傳云：仙人常射於此，使白鶴取箭。御覽四十一寰宇記九十六

射的山西北銅牛山，是越王鑄冶之處。嘉泰會稽志九亦引昔有銅牛見於靈汜橋，人逐之，奔入此山。掘地視之，悉銅屑也。因名之。寰宇記九十六會稽三賦周世則注

龜山之下有東武里，即琅邪東武縣山一夕移於此。東武人因徙御覽一作皆從此，故里不動。御覽四十七又一百七十一寰宇記九十六

越王之宮，范蠡立於淮陽。嘉泰會稽志十八案志云淮陽里今會稽縣北三里甘滂巷北也連山長岡九里，西北至定山。始皇欲置石橋渡浙江。今尚有石柱數十，列於江際。會稽三賦

周世則注

吳王伐越，次查浦延祐四明志二十引此句越立城以守查。吳作城於浦東以守越。以越在山絕水，乃贈之以鹽。越山頂有井，深不可測，廣二丈餘，中多魚。乃取一雙以報吳。吳知城中有水，遂解軍而去。嘉泰會稽志一輿地紀勝十

夏靜墓

在蕭山縣案唐天寶元年始改永興為蕭山縣此疑後人所易東螺山。螺山者，其形似也。嘉泰會稽志六

白馬湖

驛亭埭南，有漁浦湖，深處可二丈。漢周舉寶慶會稽續志四引唐利濟廟記云晉上虞宰周鵬舉之誤乘白馬，游而不出，以為地仙。白馬湖之名由此。嘉泰會稽志十

餘姚縣有孝女曹娥，父泝濤溺死。娥年十四，號痛入水，因抱父屍出而死。御覽九百七十八引云曹娥父溺死娥見瓜浮其處即得父屍縣令度尚使弟子邯鄲淳為碑文。後蔡邕過碑讀之，乃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寰宇記九十六

虞翻墓

在餘姚羅壁山下。嘉泰會稽志六

穴湖　吳時望氣者鑿斷此山。案山名未詳，餘姚志亦不載。故以名湖。周六里。西有土門。嘉泰會稽志十

梅湖又有溪澳。寰宇記九十六　輿地紀勝十

舜橋，舜避丹朱於此。百官從之，故亦名百官橋。寰宇記九十六

烏帶山　梁武帝遣烏笪採石英於此山而卒。後人立廟。帶，笪聲之誤也。嘉泰會稽志六

剡縣有桐柏山，與四明天台相連屬，皆神仙之宮也。寰宇記九十六

縣西六十里有太白山，峻極於天。會稽三賦注引有此句　連巖崔嵬，吐雲含景。又有小白山相連，卽趙廣信鍊九華丹登仙之所也。寰宇記九十六　剡錄二　上有白猿，赤獼，吐綬鳥。會稽三賦注周世則注　亦有鬼谷子廟。輿地紀勝十一　三面連山，前有清溪之水，泉源不竭。山崖重疊，雲霧蔽虧。乾道四明圖經二　寶慶四明志十三　延祐四明志十五

大隱山口南入天台，北峯爲四明東足。寶慶四明志十四引　有字爲東字據補　謝康樂鍊藥之所也。晉虞喜之召不就，遁跡此山，因以爲名。輿地紀勝十一　延祐四明志七

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晉帝嘗三詔之，官至太學博士，封建寧侯。乾道四明圖經五

新婦巖　西北臨溪水，其石五色，望之頗似花鈿新婦首飾，故曰新婦巖。寰宇記九十七　輿地紀勝十一[illegible]

四明志十四

赤堇山上有磐石，可坐千人。秦始皇遣徐福求訪神仙，嘗至。二句亦見輿地紀勝十一 或云：昔有赤堇仙人嘗居此，因以名焉。寶慶四明志十四

埋馬山 秦始皇游海至此，馬斃，埋之。故以為名。輿地紀勝十一 寶慶四明志十六 延祐四明志七

仙雞山 上有石井石牀，又有銅瓶，非人力所能舉，旁有石雞，俗云是扶桑雞飛下，因以為名。輿地紀勝十一 寶慶四明志十六 延祐四明志七

羅城 劉牢之築以塞三江之口。乾道四明圖經一

錢湖 其湖承錢埭水，故號錢湖。乾道四明圖經二

昔歐冶子涸若邪之溪而出銅，破赤堇之山而出錫。初學記八

翁洲上有徐偃王城。傳云：昔周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偃王。穆王聞之，令造父御，乘騕褭之馬，日行千里，自還討之。或云命楚王帥師伐之。偃王乃於此處立城以終。史記秦本紀索隱

長山 山高五十餘丈，其頂平博。有石室，可坐百人。嘉泰會稽志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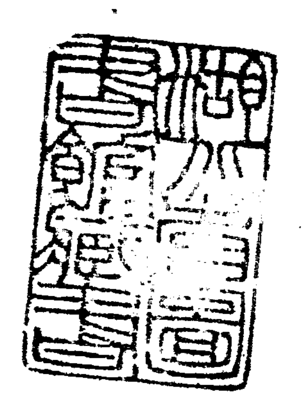
銅牛鐵冶，越王鑄劍之所。以銅滓，不生艸木。嘉泰會稽志十八引會稽志

諸暨西北百里有許公廒晉時高陽許詢，字玄度，與沙門支道林爲友。每相從歷覽山水。至此，乃棲焉。晉辟度爲司徒椽，徵不就。後詣建業，見者傾都。劉恢爲丹陽尹，有名當世。日數造之。歎曰：今見許公，使我遂爲輕薄京尹。於郡立齋以處之。至於梁代，此屋猶在。許掾既反，劉尹嘗至其齋曰：清風朗月，何嘗不恆思玄度矣！釋道宣三寶感通錄一引地誌

句章東三百餘里鄮縣古城靈塔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也。宋會稽內史孟顗修理之。山有石坎，方可三尺，水味清淳，冬溫夏冷。三寶感通錄一引地誌

上虞縣東南，有冢二十餘墳。宋元嘉之初，湖水壞其大冢。初壞一冢，塼題文曰：居在本土厥姓黃，卜葬于此大富強。易卦吉，龜卦凶。數磚置縣樓下池中。錄之，悵然而已！御覽五百五十九引會稽郡十城地志

會稽郡故書雜集終



魯迅三十年集

會稽郡故書雜集

1.

著者　魯迅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

每部分訂三十冊



